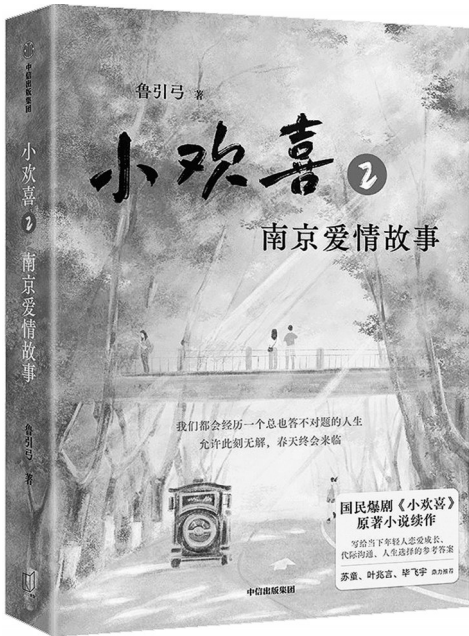


人生第一场表白搞砸了



《小欢喜2:南京爱情故事》鲁引弓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方一凡去南京上大学的那天早上,他爸方圆、他妈童文洁、他表弟林磊儿把他送到了北京南站。在嘈杂的入站口,他们临行话别,不胜依依。方一凡随口说了句“南大比我们南艺早开学四天,你们已经在南京了”。

他发觉,自己这话像一块小石头,在空气里泛动了微妙的涟漪——他注意到老妈童文洁眼里涌起了意味深长的笑意,他听见老爸方圆开始了谆谆劝导“在外地你俩要相互多多照应”,他看见表弟磊儿在“咻咻”地笑。

什么鬼啊,方一凡脸上别扭了一下,而心里在乐:你们这是助攻吗,那好,我冲了。

于是,他就冲了。

他拖着行李行李箱,冲进了车站,冲上了高铁,冲向了南方。

高铁到南京是中午。

方一凡到南京艺术学院报到后,就冲出了校门,在草场门地铁站上车,一路飞驰,去南京大学看英子了。南大仙林校区沐浴在秋天的艳阳里。校门口人潮如织,英子在向方一凡招手。她开心地笑着,带老同学方一凡参观校园,中大路,金大路,南雍大道,远东大道,力行路,天启路……

英子穿着白T恤,蓝色牛仔裙,还是两个月前的中学生模样。

而在方一凡的眼里,英子就有些不太一样了——走在校道上的她像蒙了一层光,笑容可爱,眼神精灵,让他暖暖的,暖到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循环播放:“拿下拿下。”

这声音比较强烈,结果,在去校内的左涤江天文台参观途中,方一凡见幽静的璇玑路上没有别人,他就捏住她的手,直接表白了:

“英子,我喜欢你。”

英子看了他一眼,放声笑了起来。

他扮了个鬼脸,继续打直球:“咱们是大学生了,现在我可以追你啦。”

“哈哈!”她笑得不可遏制,笑声传响在山坡上,把他尬上了天。

他抱怨给她这么一笑,“搞得氛围都没有了”。

“氛围个锤子啊,方猴。”英子笑着扔开了他的手,往前面的弯道走。

过了弯道,她收住了脚步,回过头来,对他说了三句话,闪过了他的直球:

“方猴,谢谢你喜欢我,咱俩太熟了,所以我没忍住,笑场了,对不起。”

“方猴,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但我没想到,你上大学第一天就说这个了,你这是来读书的吗?我妈可不会同意我大一就谈恋爱。”

“方猴,你知道吗,熟人是不可随便谈恋爱的,因为搞不好的话,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当,最后可能连亲朋好友都会跟着尴尬的。”

山道上阳光灿烂,山坡上草木蓊郁,她似笑非笑,语速飞快。

他听着,听出了妈味、学霸味、社会味。

他吐了吐舌头,心里滚过了两个问号:

难道是“青梅竹马”火候欠够,双向共赴的箭头还没形成?

难道是她真的听妈妈的话,而我太心急了点?

看着这个没拿下的亲爱女孩,方一凡站在山道上,一时傻眼。

原本,以他惯常的要宝话风,胡搅蛮缠地杠她几下,化解尴尬不成问题。

而现在的问题是,他人生第一场告白即遭人笑场,这完全超纲了,所以,哪怕他是学表演的,也不知道该怎么演下去。

英子看着他就像看着一只迷糊的小猴,她笑了一下,走近他一步,压低声,告诉他一个道理:熟人之间的問題,在于很难形成暧昧,所以很难转化成恋人。“方猴,这个你懂吗?”

这不是她以前的话风了。

她脸上有混充老练的俏皮模样。

他尬到不行,他怔视着她和她身后天文台巨大肃穆的银灰色球形屋顶,心想:咱这不是走“青梅竹马”线路的嘛,怎么还需要搞暧昧呢?

“暧昧?”他对英子装傻,说,“不懂。”

她可没给他耍宝的机会,她伸出手来,握他的手,“战友”,她给了他一个人设——“战友”。

“方猴,咱们是战友。”

战友?

战友=朋友之上、恋人之下?

方一凡哭笑不得,心里一万只蚂蚁在爬。

但他还是让自己像老港片中的周星驰一样夸张地笑起来,“哈哈”,笑声回荡在空静的璇玑路上。

谁让他是学表演的,临场心理重建能力强大那是必须的。

因为人生第一场表白搞砸了,方一凡第一次南大之行草草收场。

英子把他送到了校门口。她用抱歉的眼神看着他,到这时,她才说出了在他看来比较现实的理由——“不好意思,方猴,我可不像你学文艺的,你知道我们学数理的累爆了吗?我这两天跟学长学姐交流过了,接下来,我怕做作业的时间都不够,再说,最近我还要中考‘拔尖班’,我哪有时间谈恋爱。”

看他点头表示理解,她有些心软,拍了拍他的手背像是安慰:

“方一凡,我们是战友,做战友比较纯粹。”

听着“战友”在她嘴里像一个福利,他就笑了,他觑着脸问她:“作为战友,你做作业的时候,累爆的时候,我能在一旁给你加油吗?”

“当然可以,”她爽快笑道,“你有空的时候,就过来玩吧。”

……

她眼波灵动,颌首微笑着,在校门口挥手与他道别。

他忍住心里的失落,带着“战友”的头衔,过马路,去对面的地铁站乘车返校。

从南大到南艺,地铁2号线转4号线。晚高峰时段,地铁车厢里人潮涌动。

站在人堆中,方一凡听见自己的手机响了一声。是英子发过来的一条信息:

“与其谈一场不知是否靠谱的恋爱最后失去一名好朋友,还不如做战友保险,方猴,这说明我最珍惜跟你的情谊,是不是?”

他盯着这段话,默念了几遍,心里就有些高兴起来。

战友,他想,也还行吧,至少比什么都没有得到要强。

站在过道上,他回过去:“OK,懂的,战友。”

就这样,大学第一天,他没能如愿将她拿下成为恋人。

而她,则将他发展成了“战友”。

对此,他觉得还行。

当然,他不会甘心。

地铁飞驰,他看着玻璃窗外掠过的光影,好像看到了一条与“南京爱情故事”相关的思维导向线在铺展。

这条导向线是——从“同学”到“战友”,将明恋转为暗恋,将暗恋化为暧昧,最后,实现从“战友”到“男友”的反转。

站在地铁车厢的过道上,他如此盘算,咧嘴而笑。

“作为战友,你做作业的时候,累爆的时候,我能在一旁给你加油吗?”

“当然可以,你有空的时候,就过来玩吧。”

……

连着几天,方一凡耳边都滚动着这段对话。

他想,既然她答应,那么,我就说到做到。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他就开始了他的“加油之旅”,双休日去南大找英子,看她做作业,为她“加油”。

他干得很顺畅。

因为英子每个双休日都在做题,找她玩就等于陪她在教学楼里做作业。

这样,方一凡就真的将“陪做作业”变成了“加油”——她担忧的时候,他哄她“别吓自己”;她做题累了的时候,他就在她耳边轻轻讲个笑话,让她乐一下。

……

由此,他颇有心机地拓展了“战友式陪做作业”的时空边界,也由此,他以“战友”的身份,陪着她从学期初走向学期末。

结果,一天天下来,他居然有了跟她朝夕相处的厮守感觉。

国学之道(32)之思想观念

儒家心性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论按其实质来说,实际上一方面是一种人性论,是一种不同主体之人对天赋之性的呈现与恢复问题。简言之,是人与“天”给人之本性的合一问题。在圣人那里表现为“尽己之性”“成己”,在圣人以外的人那里表现为“尽人之性”“成人”。但不管是“尽己之性”“成己”,还是“尽人之性”“成人”则又都是“尽”的“人性”者也。实现了“人性”的呈现与恢复的任务,也就实现了心性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这也正是北宋思想家张载指出的“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篇》)的概念框架下的天人合一。

然而另一方面同时要看到,儒家的心性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论在解决了人与天给人性合一以后,实际上还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换句话说,儒家的天人合一论是欲在解决“人性”问题以后再去关注和解决天地万物的“物性”问题。在儒家看来,只有完成和实现了“尽人性”与“尽物性”两项任务以后才算得上完成和实现了天人合一之境界呢!由此我们才看到了《中庸》在说完了“致中和”以后所指向的那是天地万物所实现的状态。“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之谓也。天地能否安其位,万物能否化其育,前提条件是人能否“致中和”。而人在“性”上与在“情”上都达到天赋之性情状态以后,即“成己”“成人”以后,全体人接下来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成物”了。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做到“使人人着”,然后再“让物物着”,从而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存。

也就是说,这种意义的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中庸》所谓的“致中和”的全部内涵及其任务。而“致中和”实际上就是“圣人”与“君子”两个主体的行为方式。“致中”就是“率性”而不动情,就是“自诚明”的行为方式;“致和”就是“修道”而“发而皆中节”,就是“自明诚”的行为方式。而要最终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天人合一乃是需要这两种主体及其行为方式的共同“推至”以“达到”“尽物之性也”。具体来说,尽物之性,或说“成物”实际上包含了两项内容:一项是“让物物着”即按天地万物其自性地生长着、化育着;一项是“赞天地之化育”,即虽有人参与了,但人一定是按照、顺着天地万物物之性而给予“赞助”“辅助”而已。这两项工作均是以尊率、尊重自然秩序,其目的是使天地万物呈现、回归本性。

值得注意的是,不要简单地将《中庸》所强调的“致中和”只是理解为调节、调整“关系”而使其没有矛盾、没有竞争、没有冲突的手段和方法。作为方法、手段的形式那是一定要为“目的”服务的,是为一个大系统之秩序服务的。注意“大系统”这个概念,是指各要素的各安其位、各守其性而形成的状态,而不是简单的“关系”的问题。而让“大系统”中的各要素各率其性,各修其性,各中其情,各和之情,各安其位,那么其结果就不是竞争,就不是相害,就不是相悖。不能把“和谐”仅理解成使“关系”的存在达到的相对公平、相对合理。因为调和这种关系的和谐乃是以权衡利弊得失为其原则和精神的,所以这种调和一定是伴随着对双方的某种“约束”和“限制”。然而,这绝对不是“中庸”所要实现的目的啊!所以说,中庸所要实现的乃是各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和谐正是指的它们之间的和谐共生的秩序。共生意义的关系的存在,确切地说是相互影响的存在,它们是为了系统整体的和谐共生者也。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地法则不是竞争的关系,而是“不相害”的关系。“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此之谓也。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正是这一理念的反映。国与国之间不是竞争的关系。而竞争必然有伤害,有悖乱,于是不和谐了,就不太平了,就不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了,就不是天下文明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及其所形成的“道”,可以并行不悖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此之谓也。中庸理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除了她的直观性,还有她的整体性、秩序性。整体性和秩序性决定了和谐共生的不相害性和不相悖性。

关系对立的调和不是“天人合一”的目的。否定对立,超越对立而实现“共生”方为终的。天人合一的本旨一定不在调和天与人关系,而是在于使其各安其位和各显其性以实现万物的和谐共生以及天人的和谐共生也。这种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思想正是《中庸》所揭示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之道理和精神呢!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国学玄览堂(171)